

翁牛特文史

第二辑

主 编 穆 春 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翁牛特旗委员会
文史提案委员会会编

搞好了女资料
激发爱国热情

翁牛特旗女界：期出版

斯日古楞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中共翁牛特旗委书记斯日古楞同志为本书题词

激发爱国热情
搞好经济建设
钱荣旭

1997.12.25.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旗长钱荣旭同志为本书题词

史為今鑑
明前修人

丁丑冬月于文忠題

政协翁旗委员会主席于文忠

興利除弊
繼往开来

八七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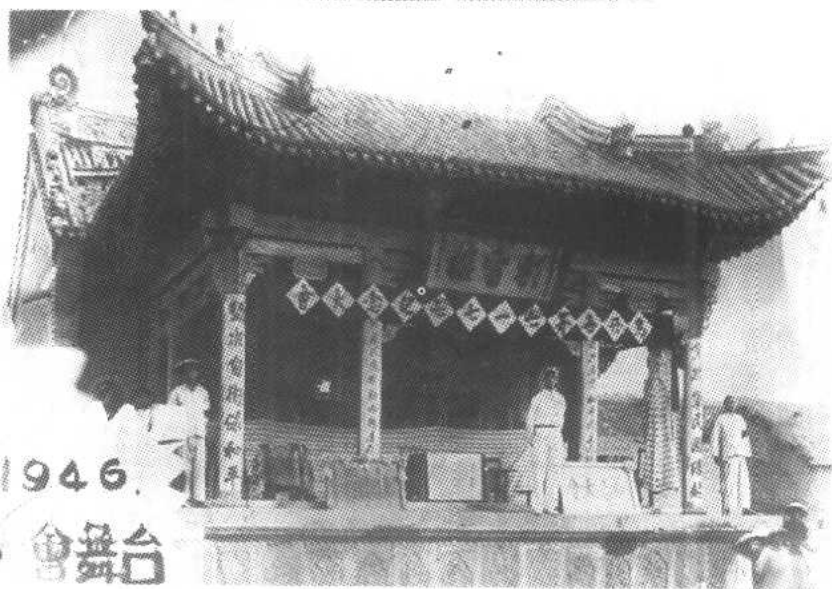
穆春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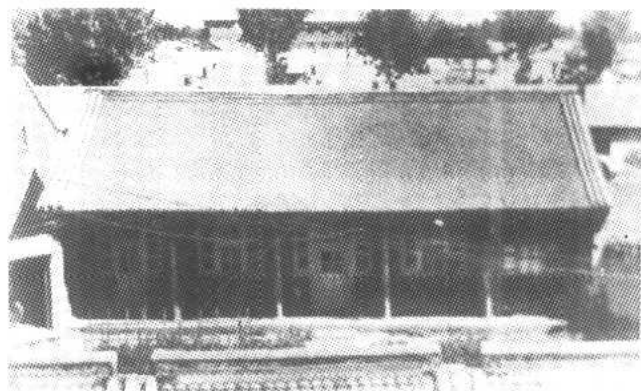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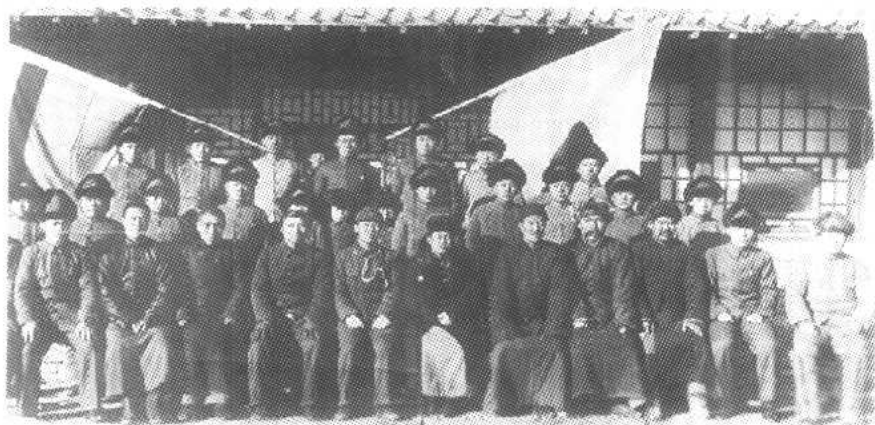


政协翁旗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史提案委主任穆春魁

下：一九四六年七月烏丹各界在彩云樓
召开七一、七七紀念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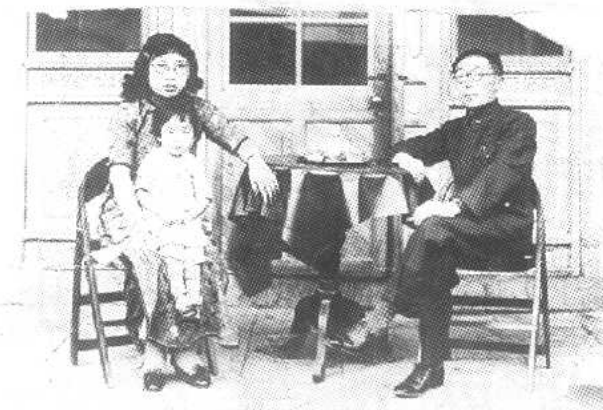
左：王逸倫與夫人李謹勵。





右…伪满翁牛特左旗
公署旧址。

上…翁牛特左旗白音
汉公立国民学校第三期优
级第一期毕业合影（摄于康
德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左…翁牛特左翼旗末代
王爷、伪满翁牛特左旗旗长
兼乌丹县县长拉沁旺楚克与
福晋、格格于一九三七年留
影。

序 言

于文忠

《翁牛特文史》第二辑作为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香港回归祖国的礼物，同读者见面了。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祝贺它的问世！

翁牛特旗位于赤峰市中部、科尔沁沙地西端。在这块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四十六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翁牛特旗历史悠久，是“华夏第一龙”的发祥地。境内有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洞穴遗址，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古迹，还有著名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文化遗存。这里，曾作为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辽文化发源地而著称于世。数千年来，诸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分化、融合、发展、变迁，共同开发了这块富饶辽阔的大地，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翁牛特文史》第二辑，通过长期的征集，丰富的采撷，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示了翁牛特漫长历史画卷的某些侧面，介绍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部分民习民俗、山川景物、文化古迹和乡土人情，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和可读性。这对广大读者了解历史，以史为鉴，热爱家乡、振兴翁旗，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关注翁牛特并希望了解翁牛特的朋友们，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窗口”。

这里的土地吸纳了众多民族文化，这里的儿女遍布各地。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读物，能使那些与翁牛特有联系的人们重温一下家乡史、故土情，唤起对翁牛特的凝聚心、责任感，为翁旗昌盛献智出力。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史海钩沉□

- 敌后三年 **王逸伦** 忆述 震宇整理(1)
- 王逸伦与乌丹地区的抗日斗争 白凤歧(21)
- 王逸伦在故乡的地下革命活动片断 张清新(23)
- 曙光照亮乌丹前后 **赵景堂** 忆述 范郁森整理(26)
- 沦陷十三年的乌丹城 **尹麟春** (31)
- 关于乌丹县、翁牛特左旗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 李际春翻译 张仲仁整理(47)
- 王府学校史 戴凤鸣(76)
- 乌丹地区的鸦片之害 桑久灵(79)
- 黄玉振愤杀贩毒日妇 **王苗** 整理(85)
- 小井子群众智杀日寇 桑久灵搜集整理(88)

□人物春秋□

- 往事萦回忆梦中 **王逸伦** (92)
- 哭王逸伦同志 惠世茹(96)
- 五位老红军的生平简介 桑久灵搜集整理(99)
- 全宁设治局设治员赵养愚 张仲仁(102)
- 晚清举人赵玉丰 吴宇宙(106)
- 举人张礼及其家世 桑久灵(116)
- 清末秀才王文藻 张仲仁(118)
- 癸卯附生于金璋 盖学仁(120)

□民族风情□

- 历史上翁牛特旗的民族与人口 吉斯 (121)
- 炒米的制法 色登道尔吉 (123)
- 拉盐记事 桑嘎拉布忆述 吉斯整理 (124)
- 狩猎 吉斯 (127)
- 蒙古族靴子 其木格搜集整理 (129)
- 翁牛特哈布塔嘎 其木格搜集整理 (131)
- 蒙古族婴儿摇车 色登道尔吉 (133)
- 满月 生日 祝寿 其木格搜集整理 (135)
- 蒙古族习俗点滴 白敬泉 (137)
- 翁牛特蒙古族的羊拐游戏 其木格搜集整理 (140)
- 蒙古族秧歌 李玉珍 李宝祥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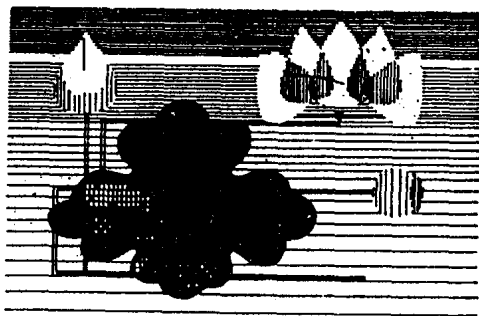
□古迹拾零□

- 响水瀑布 范郁森 (145)
- 老府与新府 齐成玉 (149)
- 老府 小府 上府 下府 吉斯 (151)
- 小井子与石佛山 拉牧 桑久灵 (153)
- 乌丹彩云楼 张仲仁 (155)
- 二百五十年文冠果 蔺仲儒 (156)
- 陈魏氏节孝碑 桑久灵 (158)

□文化艺术□

- 石棚山原始文字例释 陆思贤 (160)

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丝织品及辽代纺织技术初探	王立华(163)
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	项春松(172)
皮影戏的传入及发展	张仲仁(180)
幽默风趣的“灯官会”	李宝祥 李玉珍(182)
“好来宝”和“乌力格尔”	查干巴特尔(183)
牛斗虎	李玉珍(187)



敌后三年

王逸伦 忆述

震宇 整理

一九四二年，正当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接到组织调令，从冀南出发，到太行山的晋察冀分局去。当时，正值日寇在冀中平原上进行“五一”大扫荡，我到平山报到后，见到刘仁等同志。原来，党中央决定加强和扩大东北敌占区的工作，中央北方局组成了以程子华、刘仁、韩光等同志为领导成员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决定派一批干部到东北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刘仁同志知道我是热河人，就通过华北分局把我调来了。刘仁同志代表组织和我谈话，说：“党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派你到热河去，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争取打入敌伪内部，设法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

我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于是，告别了战友，便踏上了征程。

我对故乡别有一番深情。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共产党人，而他们又启迪了我追求革命的思想；在这里，我发展过党的组织，打响过抗击日寇侵略者的枪声。我离开她已整整十年了。当我迎着萧萧落叶，重又踏上故土时，这座向来以繁华热闹、朴实秀美著称的塞外城镇——赤峰，却变的生疏了。往日比较兴隆的二道街德盛隆绸缎庄和董玉祥百货商店等几处大买卖家，牌号没变，生意却不怎么景气。就连那名扬京津的三盛园饭庄，也显得萧条了。只有那幢木石结构、雕檐嵌花象碑又象塔的日军入城纪念物，依然立在十字街

中心。墙壁上涂写着“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不时有鬼子宪兵从这里走过，过路的行人，无不以惊恐的神色躲避着这些“瘟神”。在日伪反动统治下，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尽快了解情况，我先到住在西边娘娘庙附近的周雨清家。他全家人见到我十分热情。我向周雨清的老太太请了安。周雨清一边招呼家里人为我准备饭菜，一边拉着我坐下，说：“逸伦，你这一出去就是十年呵，连个音信都没有，可把我们等苦啦！”

我说：“我也想念你们啊！十年啦，岁月不饶人啊！趁着年轻，我们还要跟小日本斗争。”

周雨清点了点头。我问起他家的生活和我熟悉的几个人。周雨清叹口气，说我上北京找组织去以后，他一直在教书，日子勉强过得下去，日本鬼子接连不断的“清剿”，把这一带的抗日烽火压下去了。大利子的那支队伍被鬼子打散时，一些人死的很惨。崔竹泉、林志贤等人也都隐蔽起来，不能开展活动。末了，周雨清摇摇头说：“小鬼子在这横行霸道，真是暗无天日。”

我听了之后，脑海中象烧起了一团火，恨得咬紧了牙关。这些情况，虽然我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亲耳听了侵略者的罪行，怎能不激起我的满腔义愤？周雨清的老太太过来，仔细地端详着我，半天才说：“你在外面这么多年，兵荒马乱的，真不容易啊！家里的事你听说没有？”

我摇了摇头。周雨清忙站起来，似乎要劝住老太太，可是，老太太的眼泪已经扑簌簌地落下来了，她一边撩起大襟擦着眼泪，一边说：“咳！你的几个哥哥都没了！”

原来，在我回来的前一年，家乡闹了一场伤寒病，我的二哥先病倒了，接着，我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也相继病倒了，那时农村灾荒遍地，食不果腹，十里八村没有个大夫，虽说离城不太远，可是哪有钱到城里去看病呢？眼看着他们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家里失去了几个主要劳动力和管事的人，只剩下几个嫂子和还小的侄儿，家

里的全部担子都落到了大侄儿沛霖的身上，生活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

真是叫人心碎的噩耗！万万没有想到，离家十年，竟有四个亲人离开人世！

晚上，我和周雨清住一起，彻夜长谈。我向他讲了毛主席在延安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晋察冀边区人民抗击日本鬼子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我说，不要看日本鬼子今天这样猖狂，他们是秋后的蚂蚱，横行不了几天。我们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和日本鬼子斗，明着斗不行，就暗里斗。总之，不能让日本鬼子舒服了。

我在赤峰停留了几天，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便回农村老家了。我家离赤峰一百多华里，骑牲口一天就到。家里人见到我真是悲喜交集，我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些亲人，除两位嫂子和几个稍大的孩子外，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了。

回家后，我首先了解分析村里的情况，确定自己能否呆下去，如何开展工作。当时日本鬼子在东北主要是占据城市，广大农村则依靠他们豢养的少数汉奸和一些伪村长来维持。真心为日寇效劳卖命的汉奸是极少数，多数伪村长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而表面应付，暗里同情抗日。我们村的伪村长是我中学的同学，虽然关系和我不太好，但我估计他也不至于对我怎么样，一是他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打算，二是我以前在村中人缘关系较好，他如告发我，群众不会答应；再说村里如果出了事他对整个村子都不利。村助理叫万国选，是我的亲戚，行为端正，对我很好。村警察所长叫陈连仲，是承德人，和我侄子是把兄弟，为人正派，有民族气节。还有一个在乡中颇有众望的绅士张振九先生，他是我幼年时的老师，和我家是世交，乡中大事小情都要请他拿主意。还有个叫赵腹中的人，在乡中担任小差事，也有一定威望。此人和我家的关系也好。况我离家十年，村里人只知道我在外面教书，别的事情不清楚。根据这些分析，

估计在家住下来是没多大问题的。

第二天，我去探望张振九先生，顺便了解情况。振九先生虽年事已高，但精神尚好，见到我十分高兴，热情询问了我在外面的详情，并和我谈了当地的形势，以及群众中流传的八路军抗击日本鬼子的种种神话般的传说，振九先生对抗日满腔热忱，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我和振九先生商讨的结果，认为住下来没有问题，只是应有个合法的职业，才不会被人猜疑。他提到村中有些失学的青年，有人虽推举他去教学，由于年岁大才推辞了。让我来做这件事再恰当不过了。我在外面教过学，村里人信得过。我想，教学既可做掩护，又可教育青年树立爱国思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于是，由张振九先生等人出面，给我组织了一个学校，有十几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我教学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教材以外，针对日本的奴化教育，我还讲关内的抗日故事和时事等。后来，有几个学生成了抗日的骨干。

落下脚后，我便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几个月内联络了各村的力量。当时赤峰县所辖二十八个村，敌人是保甲制管理，我记得联系各村的主要人员有：波罗胡同村助理员南滨，大木头沟村村长周福荣，桥头村兴农合作社主任李成仁，六分地村农民张清新（是我的一个表弟，负责替我代收北方分局的来信），西山村的助理员万国选等。这些人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都是抗日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在赤峰城里，已经联系了周雨清，又找到崔竹泉、林志贤、赵亮辰等人。通过联络活动，力量逐渐壮大。我经常到各村找这些人，和他们讨论局势，分析日伪人员的活动情况。大家也都积极组织群众，准备配合抗日反攻，驱逐日寇，建立民主政权。但这期间始终未收到刘仁同志的指示，我们都很着急，真象是久旱盼雨露一样。

正在我们等待组织指示的时候，一九四三年六月，我收到爱人李谨励同志的来信。她从清河县将要到北平，让我去接她，我考虑

借此去北平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一举两得，便决定去一趟北平。

那时，从伪满州国到北平交通检查很严，需要办理“出国证”。我通过陈连仲的关系取得“出国证”，于七月间到了北平。但几经周折，也未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七月底，同爱人李谨励一同回到赤峰，为了避免敌伪人员的注意，李谨励也到学校教几个孩子。我们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工作，积极组织力量，向群众宣传抗日。

当时广大农民受日伪政权的压榨，地主大户的盘剥，生活极其贫困。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只靠讲大道理，还应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群众得到物质利益。我和李谨励、王沛霖商量决定，先从我家合理交纳水费开始。我家住在水渠附近，水渠口正在我家地里占十多亩，当初议定，凡使用水渠户，每年给我家一千五百斤米，我家浇地也不交水费。我认为这样占群众便宜，不合理，就说服家里人把水口地合理算价，永久卖给群众使用。我家浇地也应该和群众同样交水费。村里的群众对我这样做当然很满意。我又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据我所知，地主大户都少报土地，少交水费，而小户则浇一亩算一亩，替大户包葫芦头，群众稍有不满意，就会被带到村公所，轻则训斥一顿，重则罚粮罚款。小户群众心里有气，但敢怒而不敢言。我提出丈量土地的主张后，又找张振九先生和沛霖、南滨等人商量，这几个人对我的主张是支持的，但也考虑到事情比较棘手。我把想法讲出来，和他们一起分析。一是这些大户虽然有势力，但外表上都要装出主持公道的样子，绝不会承认有少报土地、少交水费之事。因此，硬着头皮也得说大话。二是查出他们少报的土地，他们也不敢声张，因为让日本人知道，有少交捐税之事，就要落个欺骗皇军的罪名，不掉脑袋也得扒层皮。三是小户群众都支持，人多势众，只要咱们敢领头，准可以闹起来。

振九先生和南滨等人听我说的有道理，表示赞同。振九先生又提出，再找上各村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事情就更好办些。于是，我们就分头串联做准备。

第二天，我就带着南滨、沛霖、万国选和几个积极支持丈量土地的贫苦户到了西山村公所。振九先生也把喇嘛地、南山、二道窝铺的几个地主大户和几个绅士都召到村公所。

振九先生见众人已落座，便将我向大家作了介绍。我便开门见山地说：“当日本人和地方政府合伙派粮派款，名目繁多，我们在座的诸位豪门大户也深知苛捐杂税之苦，小门小户穷苦百姓更是苦不胜言。可是，有些大户却乘机隐瞒地亩，少交水费，揩穷苦百姓的油，这一不合法令，二不得民心，这样下去势必引起众怒，还要给地方带来麻烦。因此，大家一致要求重新丈量土地，平摊水费，不知几位大户有何意见？”我的话一说完，几位大户面面相觑，摇晃着脑袋说：“这是从何谈起，从何谈起！”小地主看着大地主，大地主看着腰粗势壮的豪绅，都用目光推举着说话占地盘的二道窝铺姓杨的一个地主。姓杨的呷了口茶，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几个大户，长声怪调地说：“王先生见多识广，着实可敬，提出丈量土地，精神可嘉！可是，大户豪门隐瞒地亩、少交水费却是不曾有的，一定是偏听了刁钻穷户的挑拨。如此搬弄是非，引起地方混乱，实在可恶！”

几个大户听了姓杨的这番咄咄逼人的话，也随声附和着说：“确实是不曾有瞒地之事！”随我来的几个穷户气得直跺脚。

我起身对姓杨的地主说：“既然你们大户都没有隐瞒地亩，那自然更好，咱们不妨丈量一下，一来表明几位大户遵信守义，二来也可以找出挑拨是非的刁民，地方治安自有保证。”

姓杨的被我一将，转而笑道：“我看没有必要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如果谁有什么困难，我总不会不帮一把的呵？”

我不客气地说：“你还是把这套好心收起来吧，当着诸位的面把话说清楚，你既然不愿意丈量土地，那就等日本人来丈量吧。”

听我这么一说，几个村的绅士和众小地主都感到头皮发麻。因为他们都怕日本人插进手来，那样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八路军神